

婆娑◎著

秦淮八艳

顾横波

盈盈秋水自横波



笑语喧哗，
眉楼内度折穿花，
前尘悉数，
心往何方去，
清秋三度，
一萼新花，
怎堪知晓，
已愤落秦池地。



秦淮八艳

顾横波

盈盈秋水自横波



笑语喧哗，

眉楼内度柳穿花，

前尘悉数，

心往何方去，

清秋三度，

一梦新花，

怎堪知晚，

已情落秦池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盈盈秋水自横波——顾横波 / 婆娑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4.6
(秦淮八艳)

ISBN 978-7-5155-1082-8

I. ①盈… II. ①婆…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2426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盈盈秋水自横波——顾横波

作 者 婆 娑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82-8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 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秦淮八艳

顾横波

盈盈秋水自横波

目 录

第1章 一枝篱下晚含香

- 一河秦淮多少梦 001
 乱世桃花逐流水 008
 盈盈秋水自横波 013
 桃李失色慕娇柔 018

第2章 过尽千帆皆不是

- 人生自始有相思 025
 人生若只如初见 031
 相思相望不相亲 037
 此情无关风与月 042
 千里佳期一夕休 047
 悠悠生死别经年 053

第3章 吾心已许知心人

未遣罗敷嫁使君 059

妆台独坐伤离情 067

满眼迷雾拨不开 072

谁念西风独自凉 078

第4章 一报朱楼梦里人

由来相思催人苦 085

落落心事与君同 091

每见花开成惜惜 096

是耶非耶白门柳 101

第5章 暗香飘尽知何处

生成解语即名花 107



秦淮八艳

顾横波

盈盈秋水自横波



秦淮八艳

盈盈秋水自横波

顾横波

第6章

不畏浮云遮望眼

吾家闺阁是男儿
飞絮飞花何处是
郁郁心境谁人诉

124 119 113

第7章

共君此夜须沉醉

依稀往梦却似水
长板桥头碧浪柔
从来大隐隐于市

172 166 160

人间大有弄舟人
一网一结总断肠
是非功过任凭说
袖中笼得朝天笔
沉思往事立残阳

152 147 141 135 130

百年心事归平淡

178

第8章

相思想念倍相亲

天若有情天亦老

185

人间有味是清欢

190

天涯分袂客途长

196

恩爱缠绵无绝衰

203

第9章

月霁云收万色空

断肠岁月白头人

211

开到荼靡花事了

218

君归黄土我归沙

225



秦淮八艳

顾横波

盈盈秋水自横波

第 1 章

一枝篱下晚含香

一河秦淮多少梦

大清的铁蹄即将踏碎一场绮丽繁华的旧梦，晚明的江山似风雨中飘摇的小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烟雨江南仍然沉浸在红裙绿翠的温柔中，仿若度一场末日狂欢。南京城外的“花月春风十四楼”，秦淮两岸数不清的河房，涤荡着红尘风月，流转的是浮云般的富贵荣华。

多少文人雅士都沉浸在秦淮的柔波里，岁月更替，秦淮的景致依然，人们的情怀依然。

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对秦淮河情有独钟。翻开他的《儒林外史》，描绘当时秦淮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记叙连篇累牍。“城里有





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夜色中的秦淮河在他的笔下有更妩媚的梦境。“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台仙女。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清人余怀所著的《板桥杂记》，又有了更精彩的诗一般的叙述：“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徒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秦淮夜色更热闹的还是灯船画廊，所以余怀又写道：“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槳击鼓，踢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到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

我们可以想像，金陵当时的盛景，十里秦淮，十里媚香，雕栏玉砌的画坊，一个个娉婷曼妙的身影，柔顺的纤手，轻轻卷起了梦的帘幔，羞怯的朱唇，迷人的微笑，于幻情的眸中一一浮现。月的清辉，将亭台楼阁洒满，山水、月色、灯光迷蒙混成一片，此情此境，如梦如烟。朦胧之中似乎酝酿着一个如花的笑靥，那么真，那么淡。真的不知，此刻是昙花一现的瑰梦，还是地久天长的人间。

明末社会风气放纵奢靡，江南更是温柔之乡。名士与名妓惺惺相惜，像情人，更像知己，在帝国风雨飘摇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正如傅青主的名言：“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赆志没齿无异也！”名士清流敬爱名妓，不单是迷恋她们的色艺，与之耳鬓厮磨，浅斟低吟，春花秋月，似乎还有出于寻找知音抒解生活和政治上的郁闷之意；名妓倚恃名士清流，不仅是仰慕他们的才情风雅，更是看重他们的政治志节。文人骚客，仕人遗老，居庙堂之高的贵人达官，带着一身的落寞、半世的羁绊，在秦淮微凉却又飘荡着迷离的夜色里，把功名换了浅斟低唱。

名妓们多住在秦淮两岸的河房里。吴庆箕在《留都见闻》中说：“南京河房，夹秦淮而居。绿窗朱户，两岸交辉。而倚槛窥帘者，亦自相掩映。夏月淮水盈漫，画船箫鼓之游，至于达旦，实天下之丽观也。”

对于秦淮河的河房明代文人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是这样描述的：“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其实，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自迷。这样的河房，在许多濒水而建的古城镇都有，秦淮的河房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还是因为秦淮的水，秦淮的人。在秦淮的香风里，和心爱的女子浪漫深刻地爱一场，不必来生紧紧依附，只求现世默默





相守。

谁的眉眼温暖了帝王的薄寒？谁的素手痴情了卿相的酒杯？秦淮的女儿是一枝迎风而立的乱世桃花，桃花如果飘落到水中，就会化为无根的浮萍，只能随波逐流，或许这就是桃花最花的归宿。自古红颜多薄命，既是桃花，逐水流向未知的远方，也强过落入地面零落成泥任人践踏。

秦淮河水悠悠流淌千年，里面盛载了多少女儿无尽的愁怨。旧院女子，莫不是行走在一个河山的刀尖，惯看尔虞我诈、夺利争权，谨小慎微却无法抵挡滔滔洪流赋予她们无法挣脱的锁链。想起来总忍不住悲伤，曾经有无数的红颜在秦淮河上许下愿言，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可这些女子真正得到幸福、厮守一生的又有多少？到最后都免不了劳燕分飞的别离。倘若每个人都在命运的安排下臣服，那又何来相遇和重逢，何来开始和结局？为爱勇敢一次，明知不该爱还是要去爱，明知会犯错还是要继续错下去。

拨开历史重重面纱，想那晚明烟雨朦胧的三月，柳色抽新，两只黄鹂肆意鸣唱。华灯初上的秦淮河，轻纱幔绕的画舫，觥筹交杂，灯影摇红里依稀可辨一道道窈窕的身影。沐浴着十里香艳、六朝金粉，纵然是嗔、痴、羞、怨的灵秀红颜在飘摇的烟雨里长袖漫卷，舞尽一个朝代的婉转与缠绵。而南京用六朝古都的繁盛执着，换来一个“秦淮八艳”的斑驳传说。

秦淮名妓里最负盛名的当数秦淮八艳，她们分别是倾国名姬陈圆圆、艳艳风尘董小宛、侠肝义胆李香君、侠骨芳心顾眉生、

长斋绣佛下玉京、风流女侠寇白门、清雅幽兰马湘兰、风骨嶙峋柳如是。

美丽、聪慧如这些女子，尚不得爱情圆满。目光轻抚过经年往事的花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原来，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就像这人世间的许多事，从不容许你我轻易更改，宿命有太多无法参透的玄机。

陈圆圆殊色秀容，花明雪艳，这样一个色艺超群的女子，也躲不开情爱的债。她迷失在冒辟疆的甜言蜜语下，以为他是此生的良人，当遇事求他出面周旋时，冒辟疆却当了缩头乌龟，音信全无，眼看着她被抬进了皇宫，最终落得“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吴三桂是真爱她的吧，曾经“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然而，终在得到她之后，移情别恋，甚至阴谋杀她，圆圆心灰意冷，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即便是这个男人如此对她，圆圆心里忆起的还是曾经的美好，那些烽火硝烟的日子，是这个男人如天神一般将她从苦海中救离。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

董小宛聪明灵秀，神姿艳发，窈窕婬娟，为秦淮旧院女子中的一流人物，她的姿色曾引起一群名公巨卿、豪绅商贾的明争暗斗，但她不慕权贵，独钟情于四大才子之一的冒辟疆。事实上，在她活着的时候，冒辟疆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写得那么动人，两人最终成其好事，要归功于她为了爱情





不惜彻底抛弃人格和自尊的勇气。据记载，小宛入冒氏之门后，很恭敬顺从，服侍婆母与正妻比婢女还要用心。

漫步秦淮旧巷，能找到的绣楼也只剩下媚香楼这一座了，它是名妓李香君的旧居。那一年，李香君十六岁，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她坐在绣帘挂落的花格窗前，遥望着秦淮河，她在等待她梦中的爱情。当二十一岁的侯方域蓦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一定感觉到她所期待的姻缘已经来临。香君为了他苦守闺房，不惜一番碧血染桃花。可是侯方域不但不敢接她回家，也不再来看她，任由香君年复一年蹉跎着青春，最终梦碎，归隐道观。

卞玉京曾与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吴梅村有过一段姻缘。当她流露出恨嫁之意时，吴梅村退缩了，只在卞玉京的寓所吹了几首曲子便凄然离去，后卞玉京看破红尘，出世为道。十年后二人终在太仓相见，然而，吴梅村让卞玉京等了一生都未等到那句承诺。

寇白门出身世娼之家，她是寇家历代名妓中的佼佼者，余怀称她“风姿绰约，容貌冶艳”。十七岁那年，寇白门嫁给了声势显赫的功臣保国公朱国弼。出嫁之时聘金两万，数千武士执降纱灯迎娶，盛况绝世，然过门不久即遭冷落。时人叹曰：尝得聘钱过十万，哪堪重论降纱灯！最后流落乐籍病死。当时文坛祭酒的东林领袖钱谦益作《寇白门》诗追悼曰：“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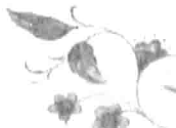
芳魂。”

马湘兰可以称为明代的女诗人、女画家。与其他名妓相比，她的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与大才子王百谷曾是名噪一时的神仙爱侣，吟诗作画，许下无数海誓山盟，早有终身之约。然而王百谷终究碍于物议和前程，不敢娶青楼女子为妾。湘兰痴恋，至数十载后仍未忘情。

柳如是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与陈子龙琴剑知音，互倾衷肠，曾是传为佳话的一对，可是就在二人缱绻缠绵并已经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陈子龙竟另行纳妾。尽管此后他对柳如是一直余情未了，又何补于事？后柳如是嫁给年过半百的东林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清军入关，钱谦益投降清廷，柳如是以死抗之。这两件事成为一代才女名姝至死不能释怀的毕生恨事。

其中，最为幸运的要算是顾横波了，不仅嫁的郎君如意，夫妻恩爱百年，而且以青楼女子之身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青楼女子的欢笑和泪水遍洒在秦淮两岸，浇灌出动人的情花，开在这片香艳的土地上。秦淮河水，令繁花滋生，情缘流长。我们难以忘怀的不是这些红颜的倾城之姿，而是她们对红尘深刻的眷恋，对情爱的不能割舍，对民族的大义气节。我们为之感动的是秦淮河水流淌了千年也传唱了千年的故事。





❀ 乱世桃花逐流水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千百年来，秦淮河一直以这样风月，静静流淌在六朝的脂粉欢歌里，那里有太多的诗酒，太多的眼泪，太多的别恨和离愁。千年的诗酒风流事，千年的江月朗照人，秦淮河的水滋养了一代代水性女儿的灵魂，纸醉金迷的香风里因这些女儿吹来了一阵阵清凉。

我们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异客，风尘仆仆来到这里，只为那一树送别杨柳，一枝多情桃花。闻天下的秦淮河静静流淌千年，人生风景可以肆意游走，秦淮河却守着某个誓言巍然不动。多少帝王、将相、儒生、才子，为慕秦淮景致涉水而来。其实我们是红尘中人，浮沉于烟火迷离处。

秦淮河，它看过凡尘荣辱、世事消长，它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将世间可怜女子纳入怀中，当这些红颜被浊世相逼的时候，这片天地海阔天空，在乱世红尘里独自清凉。

乘一苇兰舟，在烟花三月的季节里直下扬州。秦淮荡漾的柔波里平生滋养出许多往事，依稀看到那个叫横波的女子，眉如远黛，美目顾盼，似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真想知道那当初的当初，是秦淮河选择了这个绝世芳华的女子，抑或是她选择了秦淮河？

红颜薄命，大抵是无法跳脱的命运诅咒，那些美好的人儿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或是家道中落或是生活贫困？或是遇人不淑……美好如顾横波，也因为贫穷而沦落青楼。相信不会有哪一

个女子愿意背负“妓女”的称号，纵然青楼女子看起来无限风光，她们拥有傲世的才情，美艳的容貌，迎来送往无不是风流才子、达官显贵。显然，她们更愿意拥有良家女子平淡的幸福，恰似一粥一饭、一针一线的温暖。如果顾横波可以选择，她还会选择出生在那个残破不堪的家庭吗？

作为家中的独女，小横波应似小公主一样，是天上的明月、蚌里的珍珠，是父母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然而，生活就像一叶小舟，在命运的浪潮中翻滚不息，疾风劲雨中无力去控制小舟的方向。顾横波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扔下她和母亲、外婆三人在这孤独的世上。父亲是小女孩心中的参天大树，冬可避风雪，夏可遮骄阳，然而这棵大树倒了，也许是倒在生活的重压下，也许是倒在疾病的折磨中。横波弱小的身子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暴露在生活的风雨里。从此，她的世界不再有鸟语花香，她就像草原上的一株小草，寂寞，顽强，倔强。

女儿弱小，婆母多病，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横波母亲的身上。这个女人，用做针线活那点可怜微薄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日子虽然贫苦，但也有希望，看着小横波一天一天长大，婆母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那微笑，似经霜的菊，流淌着不畏风雪的勇气。奈何命运从不以人事为转移，冥冥之中，似乎它早已安排好运转的轨迹。在横波八岁那年，所有的希冀都在一场天灾下灰飞烟灭。似一场盛大的烟火，绚丽不过只是眨眼之间。一直以来都以为，天堂与地狱只隔着一道门槛，槛内是歌舞升平，槛外是浊浪滔滔。所以这道门槛离人很远，前世和今生的距离离人





很近，不过是一呼一吸之间。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抵达天堂之门，许多人生来就是含着金汤匙。顾横波就是前者，贫穷，注定了她一生烟云传奇。

这一场旱灾来得旷日持久，整整三年，土地也焦渴得裂开了一道道缝隙，仿若黝黑的大嘴对苍天裂开无情嘲弄的微笑。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里，这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旱灾就像是一个刽子手无情地收割着人们的生命。横波的外婆也未能幸免，这个坚强的老人为了不拖累横波母女二人，拒绝吃药进食，终于撒手人寰。逝者已矣，生者何悲，因为买不起给老人下葬的棺槨，母亲抱着小横波痛哭失声。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仍回荡在耳边，小女孩的眼睛里渐渐褪去了天真，一抹不符合年龄的沉痛浮上眼际，是绝望，是死寂。

梦里，走进一处不知名的小院，那里有被岁月洗礼过的门窗、桌椅，几处藩篱，几朵被季节打理过的野花，枯黄的叶子仿佛承受不了生命的重量迥然坠落。浮华被关在门外，只有几束阳光、细微的尘埃，静静地落在窗台、桌上，还有那个女孩的衣襟上。她眉清目秀，周身萧索，她就是顾横波——一个未承阳光便经风霜的女子。

如果没有这场天灾，会不会是另外一番光景。虽然贫穷，但岁月静好，日子安稳，顾横波出落成一个眉目温柔的女子，嫁一个老实的男人，与他举案齐眉，一生终老。如果这样，那秦淮河畔便少了一个绝世佳人，历史也因此失了一缕暗香。

夜落下帷幕，世事归入风尘。渐浓的夜色遮盖了一切丑陋，